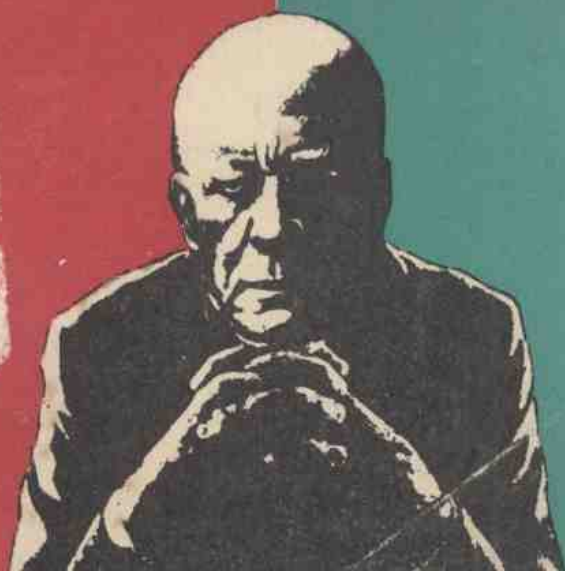


[日] 广瀬仁纪 著 筱 祝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明日的缔约



人民出版社

明日的缔约

根据日本光文社1984年5月第一版

「约束すれた明日」翻译

明日的缔约

〔日〕广瀬仁纪 著

筱 祝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36,000 印数：1—7000

ISBN 7-217-00081-5/I.32

统一书号：10109·2012 定价：1.25元

新书目：87—31

目 录

序 章	决算董事会议.....	(1)
第一章	试验成功.....	(31)
第二章	明暗岁月.....	(59)
第三章	任命建设部长.....	(87)
第四章	“阿修罗”阴谋.....	(122)
第五章	破产逼近.....	(151)
尾 声	决算董事会议.....	(177)

这时，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对面的泽村孝之突然向这边扫了一眼。在此之前，他一直偏着脑袋，一副凝神思索的神情。

宗方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予以特别注意。

实际上，宗方也没有什么需要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正在进行中的董事决算会议由于没有涉及当前经营中的主要威胁及棘手的问题，只是对一些大事进行表决，所以到目前为止，会议议程已顺利通过了一半。

宗方在会议中曾作了两三次简短的发言，但泽村却始终缄默不语。

由于没有符合规定的退休董事，所以不存在人选问题。会议的内容始终围绕明年三月的董事决算会议。在那个会上，泽村一定会进行自我防卫式的发言，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他似乎要避开与宗方的无谓冲突。

“他居然还能作副社长……”

宗方在默默地计算泽村的年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也与泽村岁数相当。

“充其量他最多也只能参加到第五次董事决算会。”

在前天浏览过的今天的议案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着泽村的待遇、地位问题。

只是在其它议案——别的议题末尾加了一行字。这说明现任副社长泽村孝之的地位变动没有包括在其它议题里。

宗方可以想象得到，至少从改选董事的今后这一年起，说不定是一期二年，泽村将继续任副社长。

一周前，在赤坂菜馆的宴会之后，染香把宗方悄悄叫过来，

用微醉的声音说：

“您要小心一些，泽村君正在搞您的小动作。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请小心行事。”

宗方似听非听地应着，但染香却以极大的兴趣嘤嘤不休地说下去。

“不知在搞什么事情……”

太无聊了！

“下手晚了！”

想到泽村的徒劳，宗方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时，坐在正面议长、社长久慈宗一郎对面司议席上的董事决算部长浦野信行开始发言。他的话飘入宗方耳中。

“有关决算报告诸事项的检查、质疑，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异议，请提出来。”

从社内机构还不属于董事会的时候开始（当然也谈不上表决权），总务部长作董事决算会议的司会，已是沿袭帝国瓦斯公司战前以来的惯例。同样，公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确认永远坐在正面的议长——社长的意图，以便使议事能够顺利进行。

因此，浦野现在也是照章办事。坐在议长席上的久慈，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经常点头向浦野示意。

无论什么时候的会议，十九个与会者（包括久慈在内）虽然均可以在会上各抒己见，但是最后定局的却是社长一人。

久慈在公司内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可以左右公司的意志。尽管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亿资金的巨大企业，泽村和宗方也对此无可奈何。

“要是没有异议的话……”浦野泰然地说道。

只要久慈点头“唔”一声，今天的会议即可到此结束。

“好，除了下月下旬的定期股东会议——以这次决算报告为第一议案以外，其余的事情……”

话虽这么说，但是由于经营中一帆风顺，定期股东会议的对策，无非是由帝国瓦斯干事总会长庄司谦二郎随意敷衍几句，所谓其它事项，也不过是一些杂事而已。

“……议程继续进行，怎么样？请发言吧。”

由于不是股东总会，根本不会有人劈头盖脑地说：“有异议！”所以到目前为止，浦野一直是心平气和的。

这时，坐在议长席斜对面的泽村略微扭动了一下身体，把视线投向浦野，开口发言。他好象是在提疑问，又象是质询。

“有关议题的事，我就不多说了。总务部长，我想在这里确认一件事。”

“副社长，是什么事，请讲吧！”

“在别的事项中……”

泽村含混地说。

“和人事问题也多少有点关系。”

“人事问题嘛……”

浦野被这意料之外的问题搞得不知所措，胡乱地应酬着拖延时间。宗方明白，他是在刺探这边的口气。

用帝国瓦斯的社内用语来讲，这边属于宗方派。

浦野也属于这一派。

三年前叫作专务派，浦野就是这个社内派阀的一员。

久慈确实在为使宗方受人注目而努力。

虽然不再是帝国瓦斯总社的在职专务，但在董事会上，宗方的座位却毫无变化。他在出任阿波罗瓦斯机械制造社的经理的同时，还兼着帝国瓦斯的专务。说得确切点，他将是帝国瓦斯的继任社长。这一切都是久慈特意安排的。

从这个道理上讲，如果不征求宗方的意见，久慈是不会就人事问题单独和泽村商量的。

泽村这家伙和你不一样，即便是在工业俱乐部的闲聊中，也动辄就自诩为‘有财界的后台’。

艺妓们可以听到一般女人所听不到的话。按说这类事情是不能传出酒馆的。但是受到宗方的恩惠之后，染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泽村的事不厌其烦地讲给宗方听。

“那可是个让人一面难忘的人啊。他说什么让那家伙走在前面，给他点甜头尝尝，然后再把他逼上死路！”

染香虽然大说一通，但是有关久慈对宗方不感兴趣的话却从未提起。

“不要担心！”

宗方的焦虑已消失殆尽。

“不过，即便是这样……”

虽然已经冷静下来，但宗方却仍然猜不透泽村那句‘和人事有关’的话的真实含义。

他为什么要漫无边际地问浦野这个？

宗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泽村。

泽村非常平静。对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浦野，泽村轻轻

地点了点头，接着又不紧不慢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想打听一下人事问题。”

“这个嘛……”

也许是浦野看到宗方的示意后已冷静下来，这时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的议程里没有这项内容。”

“这太滑稽了。今天的董事会就某种程度来说，还应该是研讨会，我已经准备了腹稿，可是……”

“副社长，在这个问题上您要是有什么异议……”浦野劝说道。

这时久慈突然发话了：

“其它议程已经结束，你可以谈谈个人意见嘛。就这样吧。”

泽村从容而平静地讲了起来：

“好吧。我的论点是……”

讲什么‘论点’，他想干什么？

对于泽村莫名其妙的发言，宗方在心里直咂舌头。泽村的声音仍然继续着：

“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把这点再重复一下。”

在这种时候，他究竟想干什么？宗方虽然对此一无所知，但却感到一阵无名的胆怯。

没什么好害怕和不安的，象以前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了。宗方默默地想：

那个时候……

虽然宗方竭力勉励自己不要受别人干扰，但仿佛有种声音

在他耳边啜嚼，过去的记忆涌上了心头……

2

宗方沿着茶室桥向尾张町走去。

在前年九月的大地震中，当时这里已是一堆废墟焦土，银座的马路两边也搭满了临时建筑。但是一年后的今天，家家店铺都已开门迎客了。

同行的泽村是地道的东京人，他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不时向宗方作着说明。

“不管怎么说，你瞧，商人这些家伙是厉害啊。看那次地震的情况，还以为三、四年翻不了身，没想到……”泽村发自肺腑地感叹道，“谁知在这年的十一月十日店铺就全开张了，仿佛是在事先约好似的。真叫人吃惊。”

对面的马路上，“铃铃电车”^①飞驶而过，它是在明治三十六年通车的。宗方眺望着远处的车影，由衷地感叹说：

“真不得了啊。”

从当时报纸的口气看，似乎东京市已从地球上消失，但是没出三个月，它又复苏了。

“真象是一场戏。”

“就是啊。”

^① 一种发出铃铃响声的电车。

泽村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色。他深深地点着头说：

“从前这里……”

宗方约泽村一路走本是想一边散步，一边向他打听点什么。现在虽然听他谈了不少事，但却没摸透他的真实思想。宗方继续这种不紧不慢的谈话是有目的的。

“银座大街就是这种状况。”

由于罕见的地震，街道上乱七八糟，这里甚至乱得无法插脚。泽村有意把重音放在语尾说：

“你看，道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吗！”

他的语调令人折服。

“即便是尾张町，也只有城市电车道是石子路面，其他地方和这儿一样，全是泥巴道儿。”

“那要是下了雨……”

宗方也知道，好多年前人们就把在银座街上遛跬叫做“逛马路”。

“人们都穿着高跟木屐，当时逛马路是一种乐事呢。”

“在雨天大概是不会有人再逛马路了吧。”

泽村苦笑了一下。

“穿高跟木屐，在这点上东京和地方不一样。”

实际上，完全是柏油路的大街只有从和泉桥到御町这一段。这叫什么东京市！泽村轻轻地咂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按欧美人的说法，当时不光是类似地方城市的东京，日本人初次感觉到的世界性不景气已经席卷了日本列岛。

在帝国瓦斯公司，今年——大正十三年入社的高学历者，

即大学、大专毕业生，包括和宗方一起散步的泽村一共只有八人。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明显的不景气，甚至连帝国瓦斯这样的垄断企业也开始在摸索新的对策。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入社的高学历者，过十年、二十年将成为企业的领导。

宗方持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他知道，不光是自己，泽村也有这种抱负。

说起未来，泽村占有优势。

对这点宗方可以肯定。自己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工科，而泽村则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有一次，被人们尊为帝国瓦斯开山祖师的长尾喜一郎曾单独把两人叫到社长室，勉励他们说：

“在高学历的新职员中，只有你们毕业于帝国大学，将来你们一定能承担重任，好好努力吧。”

泽村恐怕会晋升得更快。

宗方不得不作这样的考虑。现实中事务人员比技术人员受重视，社里的这种倾向已日趋明显。因此宗方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加上东京帝国大学与九州帝国大学的差别……

被绝望所笼罩的宗方已经断念。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是，实际上使宗方无法认输的事实却在于：我们至少也……

从社长室出来，在返回当天最后一节研修课的途中，泽村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将要成为帝国瓦斯的要人，这应当庆祝啊。”

但是他的脸色却不太高兴。

莫非他还有什么背景？

一种失望的心情袭扰着宗方。

一定要搞清泽村的真实想法！

宗方急切地想要知道一切。

虽然经济萧条，但出身于东京帝大以下的其它六个帝国大学的法律、经济专业毕业生，依旧可以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考试的途径加入官僚阶层，工科毕业生也可以在财阀企业中找到升迁之道。

而且，由于不景气的气氛越来越浓，是很少有人选择其它路线的。

在这种状况下，泽村和宗方被帝国瓦斯公司录用倒毋宁说是个例外。

两人都是帝国大学毕业，又同时进入帝国瓦斯公司。这虽然并非出于本意，但宗方却对此非常满意：条件足够了，今后一定要努力争取高位。

社长宝座是世袭的，要取而代之有点不可能，但常务的职位却可以争取，将来一定能担当重任！一想到这里，宗方便激动得难以抑制。

但在研修班的同学中的风传如果属实……

虽然是与泽村并肩而行，但宗方的头脑却非常清醒。

“不，没有的事。我在工程系学的是应用化学，所以对去大田工场实习、搞焦油研究没什么不满意的，我倒是满心欢喜呢！”

“是吗？这我就放心了。我是看你脸色忧郁，还以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真是用心过度……”宗方恍然地想：莫非我真象他说的那样？

宗方是在九州长大的。除了一次连修学旅行都称不上的小旅行外，他从小学到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始终没有离开过熊本。因此他同外面的世界是绝缘的。

熊本市成为县厅所在地以后，旧肥后藩主——维新后被给予士族族籍的人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族籍，但依然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宗方出生在这样门第里，因此从小就被人们所器重。差泽村一步还可以忍耐，但若差一步半便不能漠然视之了！他这种强烈的自尊心，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养成的，是旧士族的虚荣心在宗方的意识里发挥着作用。

但是，来到东京后宗方逐渐认识到，连虚名都不是的族籍，已毫无用处。当今为人们所承认的不是贵族的虚位，也不仅是成功者本身，而是没有坚实靠山便无人理睬的社会现实！

象泽村这种司空见惯的姓氏的对手，宗方虽然没有打听过他出身于什么门第，但他却听说泽村的背后有坚实的靠山。

果真象人们传说的那样！这先天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宗方为此而黯然神伤。

“那么，你……”面对踌躇中的对手，泽村催问说，“有什

么话请讲嘛！”

“啊，没什么，是别的无关紧要的事……”

宗方的声音颤抖起来，他好象正面对着某种怪物。

“你……”宗方急忙调整语调。

刚才他说如果对这次分配不满意，可以帮忙重新分配。泽村本身不可能有这种能量，一定是求助于别人，即他的后台。为了搞清这人是谁，宗方又用抑郁的声音问道：

“听说你是大西信辉氏的令孙。”

“什么，哪有这种事！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该来对证，何必要搞得满城风雨。”

又探听出一个“差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宗方又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泽村好似对宗方的情绪毫无察觉，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

望着泽村的侧影——这个被称为一代康采恩的经济界大亨，大西信辉令孙那扬扬得意的面容，宗方陷入一阵焦灼之中。

3

结果却是宗方常比泽村捷足先登。没有必要那样胆怯、焦灼。

听着浦野在决算董事会上的发言，宗方又惘然陷入沉思。

自己不应该有什么惊惧和不安。帝国大学之间的差异，泽村在血缘上有利的一面都已被当时的社会意识所决定。自己当

时那种悲哀绝望的心境，完全多余。以后三十多年的经历中，那些所谓缺陷，并没有给宗方构成任何障碍。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当时总务课长久慈宗一郎的赏识，宗方始终处于比泽村优越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再有一年的时间，久慈社长将任期期满。“后继人无疑是我”的这种信念并非仅是宗方的自负，也是帝国瓦斯社内的一致看法。

在宗方出任阿波罗瓦斯制造社社长以前，久慈就在定期记者恳谈会上或是在全体记者会上言明事态。当然这还不是变更的必然过渡。

来年三月，久慈的社长已任满七期十四年。之后，宗方将成为继任社长，这已是既定事实。

两三天以前，久慈曾在会餐时和宗方的心腹之一并因此成为后任专务的牧原说过此事。

“明年的决算董事会已渐渐迫近。”

“渐渐”的说法已明确了要宗方就任社长的意图。

“渐渐”，这么说，久慈已准备在决算董事会上作出决定？宗方满心欢喜，不由得脸上肌肉松弛，想开怀大笑一阵。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喜形于色时，感到有点难堪，赶紧又板起了面孔。

决不能把它轻易地说出去，要迷惑对手，使其盲目地产生优越感。

现在还处于踏上帝国瓦斯社长宝座的三年之前，如果现在就忘乎所以，就会把即将到手的东西重新失去。宗方时刻防范

着这一点。

“在现阶段，称您‘宗方社长’也是可以的。”牧原努努嘴说。

“从社里沿袭下来的规矩看，还是不把它说出去为妙。你要注意，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它从嘴里溜出去。”

牧原听了宗方的告诫后，脸上露出苦笑。

“你莫非被当成了局外人？干吗要让我这样难堪。”

牧原并没有因此恼怒。他的话宛若一副兴奋剂，宗方听后感到格外愉快。

“您是我有力的支持者……”牧原故作地重复着。

“这点也在社里公开了吗？你这个人啊，一点都不考虑影响。”

作为有力的支持者，宗方打算告诉牧原，今后自己将对他倍加信任。不过，他真正想让牧原知道的，是自己比他更受久慈的赏识，但是在这里是不能表现出这种倾向的。

牧原确实是宗方的替身，但他在做现任专务的同时又和久慈表里一致。有些连徒有其名的泽村都无从知晓的密事，久慈都会悄悄地告诉他。这和以前对此深有体会的宗方相比，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因此，牧原也经常把帝国瓦斯社的内部情报详细地透露给宗方。

无视对手存在的假象，宗方是演不出来的。

“在社长的交椅到手之前……”

宗方望着牧原，暧昧地笑了。但他心里却在暗自盘算：决